



《亚洲建筑散步》汉宝德带你书间散步

行到新安江,解一解花山石窟的谜

本报记者 孙雯

十多年前,读建筑学家、文化评论家汉宝德的《中国建筑文化讲座》,他讲建筑与文化,通俗又高级,两百多页,几乎处处金句。

所以,如果你也想趁过年的闲暇时光读一点书,不妨读一读汉宝德的作品,只是书间“散步”就可以分得名家的智慧。

正好,长江文艺出版社新近推出了“汉宝德人文系列”,包括《亚洲建筑散步》《收藏的雅趣》《真与美的游戏:汉宝德看古物》,其间呈现的不只是古物、建筑之美,还有岁月的隽永韵味。

在《亚洲建筑散步》序言中,汉宝德说:旅游景点、建筑史迹,大家都已耳熟能详了。所能写的是因景生情的感怀。

因景生情,所以,读来别有意味。



汉宝德

建筑学家、文化评论家。

著有《如何欣赏建筑:汉宝德看建筑》《中国建筑文化讲座》《汉宝德亚洲建筑散步》《收藏的雅趣》《真与美的游戏》等。

2014年,汉宝德先生去世。

小提示:

因出版社库房放假,“爱读”赠书要春节假期结束后才能发货。



关联

爱读

人文系列

小程序

“一无所有”的石窟群

在开读这套新书之前,还是想说一说那本《中国建筑文化讲座》。记忆深刻的是,汉宝德以中西文学中爱情观的不同,来说明相异的文明表现于建筑上的不同。

“中国式”朴素爱情:表现在建筑上,就是理想与事实的混淆。由此,他眼中中国古代的生活建筑——

追求梦境,信赖幻觉,自上层社会看,庭院建筑成为梦境的具体化。自明末以来,园林设计家辈出,计成、李渔之辈甚至留下著作。然而贯穿理论与务实的精神,就是幻觉的创造,这是彻头彻尾的现世精神。

因为这种记忆,我读“汉宝德人文系列”先从《亚洲建筑散步》读起。

这是一部建筑笔记散文集,汉宝德游历亚洲各地,全书12篇,过半数为中国古代建筑。

身在江南的我们,可以读读他笔下的江南。

他由杭州去往徽南,自然少不了捎带浙西山路两侧的村落:“浙西的民屋是悬山式,灰色的屋顶伸出墙面,所以民屋群体的造型是屋顶的组合,朴实而自然。”

这一路,汉宝德还重点写了花山石窟群,这一石窟群的官方称谓是“花山谜窟”。今天,打开手机导航,显示花山谜窟正在“装修中”。花山谜窟位于黄山脚下,新安江畔的几个低矮的山头里,共有大大小小三十六座窟,内部空间有石柱,有水塘,墙面与窟顶还有精巧、整齐的凿痕。

花山距离杭州不远,但是我问了一下爱旅游的本地同事,她并未听说过这个石窟群。那么,它为什么能打动一位建筑大家。

中国人太喜欢花巧、文饰了,中国的人文精神缺少的岂不是简单、朴素的力感吗?这些石洞之妙,真是这种毫无理由的、以大量的人工开凿而未加丝毫雕饰的洞穴。石洞为砂岩,很容易雕出花纹,甚或佛像,使它成为另一个文化宝藏,然而这里却一无所有,连一个石工的名字也没有留下来,更没有年、月的纪录。静悄悄地,在无垠的宇宙中,制造一个千古之谜。

——这是汉宝德的理由。

劳动大众的创造物,同样有感动力

多年来,学者们试图揭秘花山谜窟的成因,并形成两种推论。浪漫派把石窟与历史故事牵连起来,即为“屯兵说”,只要寻找到历史上曾经发生在这一带的战争,似乎就言之成理。

汉宝德认为,这个说法在常识上无法使人信服。所以,他是一位现实主义者,支持的是“采石说”。

这一观点,与徽州建筑生活密切相关。这一带,表面石材松软,山体的内部,石材较好,必然要取石要挖山。所以,花山一带在漫长的岁月中,都承担着采石场的功能。

“石头是相当长的岁月中慢慢开凿的,所以石头的去处不成问题,因为已经分布全徽州各地了。由于是工匠与运石商之长期工作,因此算不了大事,并未引起政治的注意,未见之于史册,也是说得过去的。”

而且,这一说法也得到了科学的验证,“徽州各地的村落、市镇,发现很多红砂岩的基础、建筑的片段或废石,用科学方法检定其上附着物的年代,可上推至明代中叶。”汉宝德认为,这也是很合理的,“徽州商人的发达是始自明代,可以推断他们发财后才有今天我们所欣赏的徽州民居,开始建豪屋,用得起石材砌基础与墙壁,才能导致石材的开辟。”

如果花山谜窟少了历史战争的风云,是否少了感动力?

汉宝德认为,恰恰相反,劳动大众的创造物,是另一种意义的“中华瑰宝”。

“想到数百年来,无数的石工,一斧一斧为了地方建设流血流汗,居然开凿出如此宏大又有表现力的抽象雕刻空间,比起设想为屯兵之场所要感人得多了。”

永定门城楼正立面手绘图
图片来自《北京的城墙与城门》

阅读+

读完再逛 建筑将更有味道

本来,单读汉宝德先生的书,足以将春节的阅读生活填满当当。但是,近来翻到关于建筑的好书太多,必须来一次忍不住的推荐。

《北京的城墙与城门》(后浪|北京联合出版公司)是瑞典艺术史学者喜仁龙的作品,20世纪20年代初,喜仁龙曾在北京生活居住,实地考察了北京当时遗存的城墙与城门,并于1924年在伦敦出版该书。《北京的城墙与城门》的文字部分,终结于对永定门的描述。而后,喜仁龙给出了终极一问:这些美妙的城墙和城门,这些北京动人辉煌的历史的无言记录者,还能在这个世界上屹立多久呢?

今天,翻看书中细致的勘测观察手记、53幅城门建筑手绘图纸、128张实地拍摄的老城墙及城门的照片时,更能感受到这一问的震撼。

建筑的身后,站着不凡的人。说起建筑学家,杭州人陈从周先生不能错过。《园林丛谈》(上海人民出版社)是陈从周的著作之一。序言中,冯其庸提到陈从周与他谈起建园讲究:有时要竹影参差;有时要花香暗度;有时要春水绿波,池鱼可数;有时要绿荫满院,莺声初啭。读过这样的文字,再漫步园林,味道自然不同于之前。读《园林丛谈》之时,还有一本书可参照而读,即《江南建筑与园林文化》。

汉宝德先生的《亚洲建筑散步》中,写及“东京访古”,要深入了解日本建筑,还可以读《日本营造之美》(文景|上海人民出版社)。它由日本国宝级宫殿木匠、建筑学家、历史学家、考古学家以及日本建筑插画泰斗联手打造。图文并茂,非常可读。

本报记者 孙雯

